



窗花

重庆出版社



窗

花

黄世衡 著

重庆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李晓峰

插图：李 兰

封面设计：邵大维

窗 花

黄世衡 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6.625 插页2 字数100千
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-3050

书号：R10114·155 定价：0.78元

《奶奶，我爱你》读后

——代序

冰 心

我读了黄世衡同志写的《奶奶，我爱你》（载《东方少年》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一期），当时就感到这篇小说写得很生动，也很深刻。这个小家庭里的人物，都在我面前站了起来！

审视之下，我觉得其中最不可爱、最不懂得做人的道路的，是宝珠的妈妈。她“在上学时候是好学生”，后来是“国家干部”，“局里上上下下都说好”；对丈夫和孩子都很关心，她“督促”孩子们的“学习”，做丈夫的“所有的衣服”；她的性格也很开朗，“见了谁都是有说有笑”的。但是，她的女儿、最爱奶奶的宝珠却说，“可她一

吩咐奶奶什么事”，脸上就“阴沉沉的”了。她对她的婆婆从来“没有过好脸色”，“好声气”。当她和丈夫儿女一起出去游园的时候，她吩咐老人说：“……你把这一堆衣服和床单洗了吧。中午还有剩饭菜，足够你一个人吃。”她这样对待婆婆，称“你”又“吩咐”，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了！难怪她的女儿要说她“不孝敬”、“刻薄”、“忘恩负义”呢。可惜这故事里没有宝珠的姥姥，不知她对自己的母亲又是怎样的。

宝珠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可爱的人。他若是能象宝珠爱奶奶那样，心疼自己的母亲，他的妻子就不会“刻薄”、“顽固”到如此地步了。他对他妻子嫌弃老人的那种“没结没完”的“唠叨”，从来也不敢吭声。他的妻子“说一不二”地硬要老人住在冬天不生火炉的屋里，他也没有反对。难怪宝珠说：“妈妈也太狠心了！爸爸也太忍让了。”

故事里的宝珠，确实是个很可爱的孩子。她爱奶奶，不仅因为她和弟弟从小都是奶奶带大的，更因为她看着奶奶“一天忙到晚”，妈妈对奶奶还不好，她感到不公平、不服气。可她又不直说出来，就和弟弟——妈妈眼里的小祖宗、小天神——共同想方设法，让奶奶“住北屋”、“吃鸡腿”。妈妈要带她游园，她宁愿留在家，帮奶奶洗衣服，还给奶奶煮鸡蛋吃。所有这些，都活画出她是个

又正直、又机灵、又最懂得“感谢”的小女孩。

最可爱可敬的当然还是老奶奶了。她对一切都是“逆来顺受”，让她住冷屋子，她没言语。不让她吃鸡腿，她就吃别的。孙女为她抱不平，她反而劝说孙女要“孝敬爹妈”。当宝珠忿忿地表示“我妈对您这样，我以后对她也这样”时，她却说，“你要这样，我明天就回乡下。”可见，她乡下还有个家。她住在城里，为的只是照顾他儿子一家。她说：“我没啥，看见全家大小和和美美，我就起心里高兴。”多么宽厚、无私、伟大的母性啊！此时此刻，那个躲在迎春花后偷听她们谈话的宝珠的妈妈，不知作何感想！

我每天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有些老太太：提着菜篮的，抱着孩子的，晾着衣服尿布的，从周围的大楼里进进出出，忙碌得很。这都是些做奶奶的、做姥姥的、现在双职工的家庭里的很重要的人物。当然，一位老人能跟儿女们住在一起，可以互相依赖，互相照顾，老的小的都很快乐舒服，这是我们中国很好的传统和习惯，而在外国就不常见。但是，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谚语，就是：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《奶奶，我爱你》的作者就使我们看到宝珠这一家的难念的经。他通过一个小孩子的善良公正的眼光，提醒我们，只有有了

讲文明，有教养的、承上启下的、做父母的一代，才能使一个三代同居的家庭，生活得和美而健康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过着尊老爱幼的“全家大小和和美美”的生活，那么，我们的社会就会健康起来，我们的国家也会强盛起来！

目 录

《奶奶，我爱你》读后

——代序……………冰心

窗花……………1

野餐的秘密……………28

万 多 多……………41

生 活 班 委……………58

“洗脸”的故事……………71

奶奶，我爱你……………89

二十号钟坚 ……………105

这里是我们的家(中篇) ……………125

后记 ……………202

窗 花

一

两座高大的宿舍楼中间，靠着围墙，有一间小小的房子。

房子厚实的草泥屋顶上，平展展地铺了层油毡；墙体虽然青砖红砖夹杂，却都用水泥勾了缝，而且墙根还围了尺把高的裙子；墙根下地面，镶铺了两三尺宽的一圈砖块。屋里也不算寒碜：纸糊的棚顶，砖铺的地面，墙还是“四白落地”的呢。

房子的主人，是七十多岁的冯奶奶。

当初，冯奶奶是住在旁边宿舍楼里的。十年内乱的前期，儿子不明不白地被整死，儿媳改了嫁，冯奶奶就

带着十三四岁的孙子冯晚成过活。三年前，冯晚成要结婚，孙媳妇说楼里的一间半房太小，摆了家具以后，就没有老人住的地方了，硬逼着晚成在楼外盖了这一间。晚成人老实，心肠好，想方设法把房子盖得好一点。后来，孙媳妇又嫌这地方离她娘家和单位都太远，要把房子换到近处。前几天，房终于换成了。孙子要把奶奶也接过去，孙媳妇说：“你辛辛苦苦盖的房不要哪？留下奶奶在这儿看着不正好吗？这是咱的留守处！”

冯家的这些事情，许多街坊都知道，大一点的孩子也都略知一二，不过，知道得最清楚的，怕要数彭绣春了。

彭绣春今年十四岁，在大观楼中学上初二。她家和冯家住在一座楼里。小时候，她是一个成天咯咯笑的女孩，嘴又乖巧，谁见了都想伸出手去抱一抱。冯奶奶就抱过她，晚成哥哥还弓在地上让她当马骑过。长大一点，上了学，忽然变了，变得内秀了，不爱说笑了。后来爱上了画画，图画老师、少年宫的辅导老师、还有爸爸妈妈都说，要画好画儿，除了苦练基本功以外，还必须有一个美好的心灵、一双是非分明的眼睛，时时关心和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物。彭绣春记住了，也这样做了，所以冯家的事情，她这个有心人就比别的孩子知道得更清楚一些。

冯晚成夫妇搬走的日子，就定在这个星期天。那女的还要讲点排场，弄来一辆又高又大的黄河牌大卡车，她指挥着，把一件一件新式家具抬放到车厢里。完了她掸掸高跟鞋上的浮土，屁股一扭一扭，嘎嘎地走近车前驾驶室，内行地开了车门，刚要低头迈进驾驶室，犹豫了一下，却又从踏板上攀进了车厢。她扫视了一下满车厢的漂亮家具，满面春风地笑着。不用问，她不肯坐在舒适的驾驶室里，要到车厢里来，是要让满城的人都看到，这些贵重鲜亮的家具是属于她的。“开车！”她拍拍驾驶室顶，吩咐道。车子开走了，她偏昂着头，好不威风。冯晚成呢，在车厢前的一角坐着，弯着腰，低着头，阴沉着一张脸。

彭绣春看着晚成哥哥，叹了口气。又瞥了那女的一眼，瞧她那得意得连眼珠子都红了的样儿，简直就象女皇出巡，在接受臣民们的欢呼和祝福呢！彭绣春愤怒地目送着车子开走，又瞪了那女的一眼，心里涌出了一句话：哼！不知羞耻！

她转身要回家，走了几步，一抬眼，心里不由得“咯登”一下。她看见，那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子里面，冯奶奶的脸紧贴在玻璃窗上！她没有出屋，在隔窗送别自己的孙子呢！她一脸的愁苦，脸上的皱纹比平时更密更深，两眼木呆呆地盯着开走的车子，两行泪，顺着眼角滚落下来……

冯奶奶怎么能不伤心呢？儿子没了，和孙子相依为命，好不容易把孙子拉扯大，现在，孙子也走了。这两旁的宿舍大楼里，一扇一扇的窗户，一户一户的人家，呼唤有人应，说话有人和，可这小屋里，这孤零零的冯奶奶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在早，冯奶奶虽说硬叫那女的赶到小屋里，可是晚成哥哥总还常来陪奶奶坐一坐，吃饭也在一块儿；如今，这也不行了，冯奶奶心里，该是多么悲苦呀！

彭绣春这样想着，觉得眼圈儿一阵阵发热发紧。她回到家里，拿出画夹子、铅笔、橡皮，对爸爸妈妈说：“我到冯奶奶家画画儿去。”

爸爸妈妈都是小学教师。刚才冯家两口子搬走，他们也看见的。现在，听见女儿这样说，看到女儿脸上的神色，他们明白了女儿的用心，都表示赞同。妈妈还说：“去吧，画到天黑都行。一会儿包饺子你也不用管了。”

二

冯奶奶的这间小屋，彭绣春没有进来过。那时候，冯家三口在这屋里吃饭，那女的还常常进屋吩咐冯奶奶做这做那，要是碰见外人在屋里，是要给脸色瞧的。惹不起，躲得起，渐渐地谁也

不进这小屋了。

现在，彭绣春走进小屋，看见屋里虽然收拾得整齐干净，但家具确实是太简陋了：一个旧式的立柜，漆皮已经剥落，柜门也关不严实了；一个二屉桌，右边的抽屉显然是后配的；床是两个条凳支起一块铺板，床单、被面都已经洗晒得褪了颜色；再有就是陈旧的方凳、靠背椅、炊具一类的东西了。棚顶上的纸早已发黄，“四白落地”的墙也早变得灰暗。看到这一切，彭绣春眼前又浮现出黄河大卡车上那许多新式鲜亮的家具，女的那得意的样子，心里不由得发冷。她想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当初，说晚成哥哥找了个晚成嫂嫂，大家见了都觉得她挺好，长得又水灵，对冯奶奶也挺孝敬，奶奶长奶奶短地叫着，还给奶奶织毛背心。怎么一结婚就全变了呢？冯奶奶是多好的老人啊，人都说她面也善，心也善，怎么那女的就那么讨厌她，简直把她当仇人一样呢？彭绣春又气愤，又不懂。语文老师曾经讲过几句古诗：“行路难，不在水，不在山，只在人情反复间！”她在心里默念着，在心里叹息着。

“别老站着，坐呀。”听到冯奶奶招呼，彭绣春才仿佛从睡梦中醒过神儿来，“啊啊”地答应着，把靠背椅端到冯奶奶跟前，自己坐到方凳上。

“奶奶，我到您屋里来画画儿，行吗？”彭绣春说，把手中的画夹子举了举。

“行啊，画吧。”冯奶奶脸上有了笑容。

彭绣春在二屉桌上打开了画夹。但是，画什么呢？今天本来是想画点什么的，可是，到这小屋子里来，并不是要画画的呀。

“奶奶，我不画画儿了。”

“怎么，那方凳子不得坐吧？来，换这靠背椅。”

“不是。是我不想画画儿了。我帮您做点儿什么吧。”

“不用，没什么活儿，眼下剩我一个人，更没有活儿了。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您一个，是两个。”彭绣春赶忙说，“还有我呢。”

“啊，对对，是两个。”冯奶奶笑着说。

彭绣春看见冯奶奶的笑容是勉强的，后悔不该说帮她做活儿，引起她又想到晚成哥哥已经离开她走了，再不能进屋来为她干这干那了。她想，应该说点别的事儿，离这小屋子远远的事儿。

“奶奶，您猜，我干吗要画画儿？”

“老师叫画的。”

“不是，也可以说是，反正不是留的功课。是要拿去评选的。少年宫要办一个少年美术展览。

谁的画儿选上了，就拿去展览，谁都可以去看。到时候我领您去看呀。”

“好。我还就是爱看个画儿呀什么的。可有一条，你的画儿选上了我才去看。”

“那，我一定好好儿画，争取选上。”

冯奶奶又笑了。这一回，她笑得那样开朗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漾满了笑纹儿。

彭绣春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她又接着这个话题说下去：“奶奶，您说我画什么好呢？”

“花呀，鸟呀，都挺好。”冯奶奶说着，眼睛忽地一亮，显出十分兴奋的神态来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喜鹊，梅花——喜上眉梢，现在还兴不兴画这个？”

冯奶奶神态的突然变化，使彭绣春一下子心慌起来：冯奶奶这是怎么哪？今天，这使她伤心孤独的日子，怎么还会想到“喜上眉梢”呢？奶奶是不是有点精神不正常了？

“这，这我，我不知道。”彭绣春慌乱地回答着，“反正，老师没让我画这个。”

“啊，好。”冯奶奶刚才那突然兴奋的脸色，一下子消失了，“我说的这个不算。”

“老师让我画人。还不让画单个儿的人像，要画有内容有意思的，让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什么事儿，什么意思。——奶奶您说我画什么好？”

冯奶奶本是个健谈的人，只是在家里话很少，因为孙媳妇一和老人在一起，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，除了吩咐活儿以外，一句别的话也没有；当她单独和晚成哥哥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者和街坊四邻在一起的时候，她的话就多了。现在，彭绣春来说了这么多话，冯奶奶的心情已经好了一些，见彭绣春这样诚心诚意地问她，她想了想，就说：“你就画这么一个事儿吧：一个长得又俊，心肠又好的小姑娘，来到一个老奶奶家，和她说话儿，想方设法让她高兴点儿，因为老奶奶的儿子没了，孙子又走了，孤零零的了……”

“奶奶！您别说这个，我不画这个。”彭绣春连忙说。没想到，说画画儿，又触动了冯奶奶心里的痛处。彭绣春直在心里埋怨自己不会办事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减轻老人心里的痛苦。现在，怎么办呢？该说什么呢？该做什么呢？忽然，她看到了屋子角落里的锅，便说：“奶奶，该做饭了吧？我来帮您做。”

“还早呢。不忙。”

“咱俩慢慢儿做。您来教我怎么做菜吧。”

“今儿晚上不做新的了。有剩下的，我一个人，凑合着够了。”

看起来，今天跟冯奶奶说什么话，她都会和孙子走了，剩她一个人联系起来。是呀，老人心

里的痛苦太深了。——是得做点儿什么。一做起事情来，就不会东想西想的了。自己做功课、画画儿的时候，别的事儿不就都不想了吗？可是，跟冯奶奶一起做什么事儿好呢？

彭绣春想着想着，有了！她对冯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您坐着。我上趟楼，马上就来陪您。”

一会儿工夫，彭绣春果然又来了，一手托着一团和好的面，一手端着一碗拌好的馅儿。一进屋，她就高兴地说：“奶奶！来，咱俩一块儿做，一块儿吃。”

“这，这使不得！”冯奶奶说。

“奶奶，使得！”彭绣春放好东西，过去拽冯奶奶，“我是来跟您学做饭呢。擀皮儿，我不会；包，我也包不好；煮，也拿不准火候。好奶奶，您教教我吧！”

冯奶奶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她低下头，又别过脸去，“好、好”地答应着。然后，她站起来，在脸盆里洗洗手，就势擦了擦双眼……

小屋子里，一老一少，做的是饺子，说的也是饺子：皮儿怎么擀，馅儿怎么包。教的，专心专意地教；学的，高高兴兴地学。当饺子在开水锅里翻滚的时候，这小屋里也热气蒸腾，暖意融融的了。——是啊，人心，有冷的，就有暖的。暖流最终能驱散冷气。一团火，即使是小小的一